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 第三十五回 晁田兵探西岐事

詩曰：黃家出寨若飛鳶，盼至西岐擬到天，兵過五關人寂寂，將來幾次血涓涓。

子牙妙算安周室，聞仲無謀改紂愆。縱有雄師皆離德，晁田空自涉風煙。

話說聞太師自從追趕黃飛虎至臨潼關，被道德真君一捏神砂退了聞太師兵回。太師乃碧遊宮金靈聖母門下；五行大道，倒海移山，聞風知勝敗，嗅土定軍情，怎麼一捏神砂，便自不知？大抵天數已歸周主，聞太師這一會陰陽交錯，一時失計。聞太師看著兵回，自己迷了。到得朝歌，百官聽候回旨，俱來見太師，問其追襲原故，太師把追襲說了一遍，眾官無言。聞太師沉吟半晌，自思：「縱黃飛虎逃去，左有青龍關張桂方所阻；右有魔家四將可攔，中有五關，料他插翅也不能飛去。」忽聽得報：「臨潼關蕭銀開栓鎖，殺張鳳，放了黃飛虎出關。」太師不語。又報：「黃飛虎潼關殺陳桐。」又報：「穿雲關殺了陳梧。」又報：「界牌關黃滾縱子投西岐。」又報：「汜水關韓榮有告急又書。」聞太師看過，大怒曰：「吾掌朝歌先君托孤之重。不料當今失政，刀兵四起，先反東南二路；豈知禍生蕭牆，元旦災來，反了股肱重臣，追之不及，中途中計而歸，此乃天命。如今成敗未知，興亡怎定，吾不敢負先帝托孤之恩，盡人臣之節，以死報先帝可也。」命左右：「播聚將鼓響。」不一時，眾官俱至參謁。太師問：「列位將軍，今黃飛虎反叛，已歸姬發，必生禍亂，今不若先起兵，明正其罪，方是討伐不臣。爾等意下如何？」內有總兵官魯雄出而言曰：「末將啟太師：東伯侯姜文煥年年不息兵戈，使遊魂關竇榮勞力費心；南伯侯鄂順，月月三山關，苦壞生靈，鄧九公睡不安枕。黃飛虎今雖反出五關，太師可點大將鎮守，嚴備關防，料姬發縱起兵來，中有五關之阻，左右有青龍、佳夢二關，飛虎縱有本事，亦不能有為，又何勞太師怒激。方今二處干戈未息，又何必生此一方兵戈，自尋多事。況如今庫藏空虛，錢糧不足，還當酌量。古云：『大將者，必戰守通明，方是安天下之道。』」太師曰：「老將軍之言雖是；猶恐西土不守本分，倘生禍亂，吾安得而無準備。況西岐南宮适勇貫三軍，散宜生謀謨百出，又有姜尚乃道德之士，不可不防。一著空虛百著空。臨渴掘井，悔之何及！」魯雄曰：「太師若是猶豫未決，可差一二將，出五關打聽西岐消息：如動，則動；如止，則止。」太師曰：「將軍之言是也。」隨問左右：「誰為我往西岐走一遭？」內有一將應聲曰：「末將願往。」來者乃佑聖上將軍晁田，見太師欠背打躬曰：「末將此去，一則探虛實，二則觀西岐進退巢穴，『人目便知興廢事，三寸舌動可安邦。』」有詩為證：

願探西岐虛實情，提兵三萬出都城。子牙妙策權施展，管取將軍謁聖明。

話說聞太師見晁田欲往，大悅。點人馬三萬，即日辭朝，出朝歌。一路上只見：

轟天炮響，震地鑼鳴。轟天炮響，汪洋大海起春雷；鎮地鑼鳴，萬仞山前霹靂。人如猛虎離山，馬似蛟龍出水。旗旛擺動，渾如五色祥雲；戟劍輝煌，卻似三冬瑞雪。迷空殺氣罩乾坤，遍地征雲籠宇宙。征夫勇猛要爭先，虎將鞍轡持利刃。銀盔蕩蕩白雲飛，鎧甲鮮明光燦爛。滾滾人行如泄水，滔滔馬走似狻猊。

話說晁田、晁雷人馬出朝歌，渡黃河，出五關，曉行夜住，非止一日。哨探馬報：「人馬至西岐。」晁田傳令：「安營。」點炮靜營，三軍吶喊，兵紮西門。

且說子牙在相府閒坐，忽聽得有喊聲震地，子牙傳出府來：「為何有喊殺之聲？」不時有報馬至府前：「啟老爺：朝歌人馬往紮西門，不知何事。」子牙默思：「成湯何事起兵來侵？」傳令：「播鼓聚將。」不一時，眾將上殿參謁。子牙曰：「成湯人馬來侵，不知何故？」眾將僉曰：「不知。」

且說晁田安營，與弟共議：「今奉太師命，來探西岐虛實，原來也無準備。今日往西岐見陣，如何？」晁雷曰：「長兄言之有理。」晁雷上馬提刀，往城下請戰。子牙正議，探馬報稱：「有將搦戰。」子牙問曰：「誰去問虛實走一遭？」言未畢，大將南宮适應聲出曰：「末將願往。」子牙許之。南宮适領一支人馬出城，排開陣勢，立馬旗門，看時，乃是晁雷。南宮适曰：「晁將軍慢來！今天子無故以兵加西土，卻是為何？」晁雷答曰：「吾奉天子敕命，聞太師軍令，問不道姬發，自立武王，不遵天子之諭，收叛臣黃飛虎，情殊可恨！汝可速進城，稟你主公，早早把反臣獻出，解往朝歌，免你一郡之殃。若待遲延，悔之何及！」南宮适笑曰：「晁雷，紂王罪惡深重，醜大臣，不思功績；斬元銑，有失司天；造炮烙，不容諫言；治薑盆，難及深宮；殺叔父，剖心療疾；起鹿臺，萬姓遭殃；君欺臣妻，五倫盡滅；寵小人，大壞綱常。吾主坐守西岐，奉法守仁，君尊臣敬，子孝父慈，三分天下，二分歸西，民樂安康，軍心順悅。你今日敢將人馬侵犯西岐，乃自取辱身之禍。」晁雷大怒，縱馬舞刀來取南宮适。南宮适舉刀赴面相迎。兩馬相交，雙刀併舉，一場大戰。南宮适與晁雷戰有三回，把晁雷只殺得力盡筋舒，那裏是南宮适敵手！被南宮适賣一個破綻，生擒過馬，望下一摔，繩縛二背。得勝鼓響，推進西岐。南宮适至相府聽令。左右報於子牙，命：「令來。」南宮适進殿，子牙問：「出戰勝負？」南宮适曰：「晁雷來伐西岐，末將生擒，聽令指揮。」子牙傳令：「推來！」左右把晁雷推至滴水簷前。晁雷立而不跪。子牙曰：「晁雷既被吾將擒來，為何不屈膝求生？」晁雷豎日大罵曰：「汝不過編籬賣麵一小人！吾乃天朝上國命臣，不幸被擒，有死而已，豈肯屈膝！」子牙命：「推出斬首！」眾人將晁雷推出去了。兩邊大小眾將聽晁雷罵子牙之短，眾將暗笑子牙出身淺薄。子牙乃何等人物，便知眾將之意。子牙謂諸將曰：「晁雷說吾編籬賣麵，非辱吾也。昔伊尹乃莘野匹夫，後輔成湯，為商股肱，只在遇之遲早耳。」傳令：「將晁雷斬訖來報！」只見武成王黃飛虎出曰：「丞相在上：晁雷只知有紂，不知有周，末將敢說此人歸降，後來伐紂，亦可得其一臂之力。」子牙許之。黃飛虎出相府，見晁雷跪候行刑。飛虎曰：「晁將軍！」晁雷見武成王至，不語。飛虎曰：「你天時不識，地利不知，人和不明。三分天下，周土已得二分。東南西北，俱少屬紂。紂雖強勝一時，乃老健春寒耳。紂之罪惡得罪於天下百姓，兵戈自無休息。況東南土馬不寧，天下事可知矣。武王文足安邦，武可定國。想吾在紂官拜鎮國武成王，到此只改一字——開國武成王。天下歸心，悅而從周。武王之德，乃堯舜之德，不是過耳。吾今為你，力勸丞相，准將軍歸降，可保簪纓萬世。若是執迷，行刑令下，難保性命，悔之不及。」晁雷被黃飛虎一篇言語，心明意朗，口稱：「黃將軍，方纔末將抵觸了子牙，恐不肯赦免。」飛虎曰：「你有歸降之心，吾當力保。」晁雷曰：「既蒙將軍大恩保全，實是再生之德，末將敢不如命。」且說飛虎復進內見子牙，備言晁雷歸降一事。子牙曰：「殺降誅服，是為不義。黃將軍既言，傳令放來。」晁雷至簷下，拜伏在地：「末將一時鹵莽，冒犯尊顏，理當正法。荷蒙赦宥，感德如山。」子牙曰：「將軍既真心為國，赤膽佐君，皆是一殿之臣，同是股肱之佐，何罪之有！將軍今已歸周，城外人馬可調進城來。」晁雷曰：「城外營中，還有末將的兄晁田見在營裏。待末將出城，招來同見丞相。」子牙許之。

不說晁雷歸周，話說晁田在營，忽報：「二爺被擒。」晁田心下不樂：「聞太師令吾等來探虛實，今方出戰，不料被擒，挫動鋒銳。言未了，又報：『二爺轅門下馬。』」晁雷進帳見兄。晁田曰：「言你被擒，為何而返？」晁雷曰：「弟被南宮适擒見子牙，吾當面深辱子牙一番，將吾斬首。有武成王一篇言語，說的我肝膽盡裂。吾今歸周，請你進城。」晁田聞言，大罵曰：「該死匹夫！你信黃飛虎一片巧言，降了西土，你與反賊同黨，有何面見聞太師也！」晁雷曰：「兄長不知，今不但吾等歸周，天下尚且悅而歸周。」晁田曰：「天下悅而歸周，吾也知之；你我歸降，獨不思父、母、妻、子俱在朝歌。吾等雖得安康，致令父母遭其誅戮，你我心裏安樂否？」晁雷曰：「為今之計奈何？」晁田曰：「你快上馬，須當……如此如此，以掩其功，方好回見太師。」晁雷依計上馬，進城至相府，見子牙曰：「末將領令，招兄晁田歸降，吾兄願從麾下。只是一件：末將兄說：奉紂王旨意征討西岐，此係欽命，雖末將被擒歸周，而吾兄如束手來見，恐諸將後來借口。望丞相抬舉，命一將至營，招請一番，可存體面。」子牙曰：「原來你令兄要請，方進西岐。」子牙問曰：「左右誰去請晁田走一遭？」左有黃飛虎言曰：「末將願往。」子牙許之。二將出相府去了。子牙令辛甲、辛免領簡帖速行。二將得令。子牙令南宮适領簡帖速行。得令去訖。不表。

且說黃飛虎同晁雷出城，至營門，只見晁田轅門躬身欠背，迎迓武成王，口稱：「千歲請！」飛虎進了三層圍子手，晁田喝聲：「拏了！」兩邊刀斧手一齊動手，撓鉤搭住，卸袍服，繩纏索綁。飛虎大罵：「你負義逆賊！恩將讎報！」晁田曰：「『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功夫。』正要擒反叛解往朝歌，你今來得湊巧。」傳令：「起兵速回五關！」有詩為證：

晁田設計擒周將，妙算何如相父明。畫虎不成類為犬，弟兄網縛進都城。

話說晁田兄弟忻然而回，砲聲不響，人無喊聲，飛雲掣電而走。行過三□五里，兵至龍山口，只見兩杆旗搖，布開人馬，應聲大叫：「晁田！早早留下武成王！吾奉姜丞相命，在此久候多時了！」晁田怒曰：「吾不傷西岐將佐，焉敢中途搶截朝廷犯官！」縱馬舞刀來戰。辛甲使開斧，赴面交還。兩馬相交，刀斧併舉，大戰二□回合。辛免見辛甲的斧勝似晁田，自思：「既來救黃將軍，須當上前。」催馬使斧，殺進營來。晁雷見辛免馬至，理屈詞窮，舉刀來戰。戰未數合，晁雷情知中計，撥馬落荒便走。辛免殺官兵逃走，救了黃飛虎。飛虎感謝，走騎出來，看辛甲大戰晁田。武成王大怒曰：「吾有義與晁田，這個賊狠心之徒！」縱騎持短兵來戰。未及數合，早被黃將軍擒下馬來，拏繩纏二背。武成王指面大罵曰：「逆賊！你欺心定計擒我，豈能出姜丞相奇謀妙算！天命有在！」解回西岐。不表。且說晁雷得命逃歸，有路就走，路徑生疏，迷蹤失徑，左串右串，只在西岐山內。走到二更時分，方上大路，只見前面有夜不收，燈籠高挑。晁雷的馬走鸞鈴響處，忽聽得炮聲吶喊，當頭一將乃南宮适也。燈光影裏，晁雷曰：「南將軍，放一條生路，後日恩當重報。」南宮适曰：「不須多言，早下馬受縛！」晁雷大怒，舞刀來戰。那裏是南將軍敵手，大喝一聲，生擒下馬。兩邊將繩索綁縛，拏回西岐來。此時天色微明，黃飛虎在相府前伺候。南宮适也回來。飛虎稱謝畢。少時間，聽得鼓響，眾將參謁。左右報：「辛甲回令。」令：「至殿前。」曰：「末將奉令，龍山口擒了晁田，救了黃將軍，在府前聽令。」令：「來。」飛虎感謝曰：「若非丞相救拔，幾乎遭了逆黨毒手。」子牙曰：「來意可疑，吾故知此賊之詭詐矣，故令三將於二處伺候，果不出吾之所料。」又報：「南宮适聽令。」令：「至殿前。」南宮适曰：「奉命岐山把守，二更時分，果擒晁雷，請令定奪。」子牙傳令：「來！」把二將推至簷下。子牙大喝曰：「匹夫！用此詭計，怎麼瞞得過我！此皆是兒曹之輩！」命：「推出斬了！」軍政官得令，把二將簇擁推出相府。只聽晁雷大叫：「冤枉！」子牙笑曰：「明明暗算害人，為何又稱冤枉？」吩咐左右：「推回晁雷來。」子牙曰：「匹夫！弟兄謀害忠良，指望功高歸國，不知老夫豫已知之。今既被擒，理當斬首，何為冤枉？」晁雷曰：「丞相在上：天下歸周，人皆盡知。吾兄言，父母俱在朝歌，子歸真主，父母遭殃。自思無計可行，故設小計。今被丞相看破，擒歸斬首，情實可矜。」子牙曰：「你既有父母在朝歌，與吾共議，設計搬取家眷；為何起這等狼心？」晁雷曰：「末將才庸智淺，併無遠大之謀，早告明丞相，自無此厄也。」道罷，淚流滿面。子牙曰：「你可是真情？」晁雷曰：「實。」傳令：「把晁田放回。」二人跪拜在地。子牙道：「將晁田為質，晁雷領簡帖，……如此如此，往朝歌搬取家眷。」晁雷領令往朝歌。不知吉凶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